

目 录

- 一、湄水依依怀旧雨，西迁迢迢
育英才……………洪 星（ 1 ）
——纪念浙江大学西迁湄潭五十周年
- 二、冷板凳与菜根香……………苏步青（ 11 ）
- 三、缅怀竺可桢校长……………滕维藻（ 17 ）
- 四、浙大在我心中
……………（北美）阚家冀（ 26 ）
- 五、忆湄潭……………（北美）郑家骏（ 37 ）
- 六、求是精神，启迪后人
……………洪 川（ 44 ）
- 七、在‘求是’精神鼓舞下
……………练 农（ 51 ）
- 八、辛勤的劳动，深远的影响

——浙农大西迁中对黔北农业科研

上的深远影响…………… (65)

九、寻旧梦……………露 茜 (75)

十、深切怀念胡家健校长

……………二 新、幸必达 (83)

十一、湄潭“求是读书会”的诞生和作用

……………关迅飞 (86)

十二、抗日战争初期湄中抗日救亡活

动简述……………罗积云 (92)

十三、深切怀念关祖潜烈士

……………文中全 (103)

十四、赤血染湄江……………金德恒 (120)

——怀念陈光型烈士

十五、时代的记录，人民的呼声

……………卢仰柱 (136)

——湄潭县解放前卅年来的

音乐情况概述

十六、北风卷地谁携手 掀动乡关无

限情……………曾庆于（ 230 ）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湄江吟社”

在湄潭的活动

十七、湄潭第一中学史略

……………曾庆于（ 240 ）

湄水依依怀旧雨 西迁迢迢育英才

纪念浙江大学西迁

湄潭五十周年

洪 星

今年是浙江大学西迁贵州遵义、湄潭五十周年。每当人们忆及这段历史，回忆起浙江大学师生在湄潭期间与我县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七年生活和浙大师生不畏艰辛，不畏强暴坚持正常教学秩序，积极开展爱国进步的革命活动的情景，就历历在目。浙江大学在遵湄

期间这段光辉历史将永远留在黔北人民心中。
她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奋进！

浙江大学西迁，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光辉诗篇。浙江大学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改中国，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为了坚持正常教学被迫搬迁的。1937年11月5日，日寇在距杭州120公里的全公亭登陆，杭州形势紧张，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于1937年11月11日全校师生开始西迁。先迁浙江建德，继迁江西吉安、泰和、再迁广西宜山，后迁贵州遵义、湄潭。历尽艰辛，辗转5000余里，最后在湄潭定居七年。浙江大学西迁贵州，是继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长征后又一次长征。她和红军长征一样，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红军长征的胜利：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浙江大学的西迁（包括国内各高等院校内迁）则挽救和培养人才，挽救和发展了

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中国“武军”的长征和中国“文军”的长征，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壮举，为中国历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1986年春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视察浙江大学时曾说过，红军长征是“武军”长征，浙大西迁是“文军”长征。这是对浙大西迁的高度评价。

浙江大学西迁湄潭的历史虽不长，但她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永远难忘的，她治学的严谨作风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一，我们要学习浙江大学严以治学、严以治教的“求是”精神。以竺可桢校长为首的一批老专家学者，他们不顾生活艰苦，环境困难，一心治学、治教，辛勤耕耘，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建国后他们大都成为我国各条战线上的骨干。部份出国的，也学有成就，不少成为知名学者，如李政道博士等。

第二、学习老一辈科学家热爱祖国，崇尚科学，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精神。他们不仅培育出了一批人才，而且研究出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如王淦昌教授提出的“验证中微子实验方案”，被世界上公认为是1942年世界物理学的最重要成果。卢鹤绂教授的“原子能与原子弹”，“从铀分裂到原子弹”和谈家桢教授的“中国南果蝇之调查及研究”都引起当时国际科学界的极大震惊和重视。苏步青教授在湄潭完成的“射线曲线概论”一书，使我国微分几何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国际上称他是东方第一个几何学家。他们为中国科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蔡邦华、吴耕民、罗登义、杨新美、唐觉等教授对湄潭的农植物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们主持的学术报告论文有87篇，（不含在国内外发表的学术论文）。英国自然科学家李约瑟博

士在湄潭访问浙大时曾说：在湄潭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兼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有第一流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第一流原子能专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希望。这是对战时浙大在湄潭所作科学研究的高度评价。

第三学习浙大师生民主爱国主义的思想。特别是浙大的一批进步学生，他们关心国是，不畏强暴成为浙大校内抗日民主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所开展的各种形式的爱国进步活动，无论对师生、对社会都有很大影响，他们之中有的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如费巩教授；有的被湄潭当地的国民党逮捕，如潘家苏、滕维藻等。他们的英勇不屈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浙江大学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她们不仅有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有高度的爱国主

义精神。他们在湄潭期间，对湄潭的经济文化发展，思想科学的进步都有着重大的帮助和影响。这是湄潭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浙江大学在贵州办学期间，是我国历史上最困难时期，民族危亡、民不聊生。广大师生生活也很艰苦，加上办学条件很差，然而浙大都比在杭州时有新的发展，她由西迁前的3个学院11个系、学生不足800人发展到5个学院24个系，6个研究所。学校还新增了实验工厂和农场。学生达到2500余人。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等学府，被李约瑟誉为“东方的剑桥”。这的确是一个奇迹，浙江大学这段光荣历史，一些老学长、老校友都认为，除了竺校长治学有方、一批知名学者、教授治教有方外，就是湄潭和遵义人民对浙大的支持，爱护。正如知名学者吴耕民教授所说：浙大是吃湄潭的米、喝湄江的水成长壮大的。浙江大学永远不会忘湄

潭。

浙江大学于1946年9月从湄潭、遵义返回杭州的。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了。但浙大师生与湄潭人民相互的怀念之情一直牵动着人们的心。特别是浙大的老校友，一直把湄潭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和成才的地方。近年来故地重游的浙大校友逐年增多，先后来湄潭访问的已达100余人。同时近年浙大、浙农校友会和上海、北美的浙大校友会陆续办了“湄江之春”

“鸿雁”“北美校友会通讯等刊物。他们通过写回忆文章或写信表达自己的情怀。一位北美浙大校友郑家骏先生在文中回忆：杭州之美在西湖，湄江之美在湄江之滨。前者是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女，后者则是一个卓约天真的村姑。这种美最隽永，最令人怀念。他说：从一个人间天堂到另一个人间天堂，是前世修来的。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袁嗣良先生文中说：湄潭

优美秀丽。龙泉环山，湄潭临水，二地都引人入胜。他说：我在美国工作虽有高级学位，但本钱还是靠母校打的基本科学基础。北京浙大附中校友殷先霖在信中说：我仍然怀念四十年前我记忆中的淳朴、宁静、美丽的湄潭城。那胜似江南的农村景色，清澈的湄江水、转动不停的大水车，岸边的翠竹林和小桥人家……所有这一切都魂牵梦绕地不时涌进我的记忆中来。长时间以来，不论是在广播时或在报纸上，只要听到湄潭的消息，都会仔细地听、认真地读并为她的不断发展祝福。上海浙大校友会付会长杨竹亭在信中说：拜读湄潭文史资料以后十分感动，感谢湄潭父老在浙大流亡时期给我们许多帮助，如今还深情地把浙大在湄潭期间的往事编写在湄潭文史资料之中。我作为当年的浙大学生，对你们这样热情怀念浙大，是十分感动的，一些老一辈的科学家一直对湄

潭给予关怀和希望。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等多次给我们来信或题辞，关心湄潭的经济文化建设。谈家桢教授曾专程来湄潭看望，广东浙大校友会长张根荣想给湄潭牵线搭桥引进资金，浙农大老校友吴光林为湄潭引进世界最大杨梅——“东魁”和巨峰葡萄等6万多株苗木。他希望通过这些工作使湄江更添光辉。

近年来湄潭时与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的联系更加密切，列入了各自的议事日程。并且通过双方派员互相访问达成了加强横向联系的协议。决定在湄潭建立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所定馆址湄潭文庙修复工程已接近完工，预计到浙大西迁湄潭五十周年时可筹建完毕。为了发扬浙大‘求是’学风，湄潭一中将更名为求是中学。与此同时，湄潭县为了研究浙大西迁历史，还专门编辑出版了“浙大在湄

潭”的文史资料，湄潭县志也将专门撰写浙大在湄潭的有关篇章。浙江大学从财力上物质上对历史陈列馆和湄潭一中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浙农大还专门为湄潭培训有关专业人员，并决定组团于今年来湄潭访问，考察湄潭的农业生产。所有这些工作，目前都在进行之中。

浙江大学西迁湄潭五十周年日子很快就要到来。我们热切希望进一步加强与浙大、浙农大的联系，加强与浙大校友的联系，不断增进友谊，以庆祝浙大西迁黔北五十周年，迎接湄潭筹建的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的胜利开幕。

冷板凳与菜根香

苏步青

教师节快到了。五十多年来作为一个教师的我，想趁这个佳节写几句，用词《忆江南》表达自己的一点感想，看来还是可以的吧。

词曰：

教师节，秋日亦春风。冷板凳浮沧海外，
菜根香透旧斋中，回首思无穷。

在漫长的旧社会里，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都被看成是寒酸的象征，坐的是冷板凳，当然是“寒”，吃的是青菜萝卜，美其名曰菜根香，实则“面有菜色”，其“酸”也，

可想而知矣！现在，教师的地位空前提高了，从“四人帮”所谓的“臭老九”一跃成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冷板凳”这个不光彩的名称该是被彻底抛弃的时候了。抛到哪里去呢？孔夫子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桴者小钱也，“冷板凳”比桴虽然要小一些，浮之于沧海，使它永世不得回到神州大地上来。这就是“冷板凳”浮沧海外”的意思。

一谈到“菜根香”，我就想起抗战期间随浙江大学流亡到遵义附近湄潭的情景来。那时，一家八口在湄潭破庙里安身，生活困难，吃地瓜（我家乡叫蕃薯）、蘸盐巴过日子。地瓜也是植物的根，只是没有菜根那么香软。好在我小时在家浙江平阳时的主食也是地瓜干。总算熬过来了。我刚满四十岁，在庙前开垦出一块大约半亩荒地种菜，夜晚在桐油灯下还在吟诗作乐。这里，请让我录两首诗于下，作为说

话的根据吧：

一、半亩向阳地，全家仰菜根。

曲渠疏雨水，密栅远鸡豚。

丰歉谁能卜，辛勤共尔论。

隐居那可及，担月过黄昏。

二、小圃风光亦盛哉，花椰开尽豆花开。

菜根香入贫家馔，韭叶青浮细草堆。

稼穡方知人力薄，布衲端赖候风回。

蓬门萧散无车马，雨径春深一寸苔。

解放前几年间，教师的生活越来越困苦，连大学教师中，很少不为油盐柴米操心的。我家不象陶渊明那样有田园，谈不上什么“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只好为“五斗米”活了过来，反正不是向国民党达官要人“折腰”，而是“俯首”为孺子牛，不但无损于“清高”、“大雅”，反而在今天看来，和一批青年教师同甘共苦，既教书，又搞科研，给

新中国提供了大量人材。谁能说：冷板凳没有出路，菜根香困死人呢？

当时，国民党教育部大发慈悲，要派我出国进修两年，但被我谢绝了。我这个人有股牛脾气，不象有些人专门喜欢外国，连月亮也是外国的亮，而我呢，老是记住杜甫“月是故乡明”的诗句。国民党政府说，那就随你的便，继续坐你的冷板凳，欣赏菜根香吧。看来，我这个穷教授注定是不配享受“洋福”的。过去的事都过去了，自然不必大惊小怪。令人费解的是，到今天还有个别教授借所谓“出国讲学的机会”，去外国某些小大学教书，实则贪“嗟来之食”，把老婆儿女陆续召唤出去。这样，暖沙发代替了冷板凳，白脱油代替了菜根香，甘心作洋奴，有伤国格，可叹也夫。

解放以来，教育界虽然经过几次起落，但总的来说，教师的社会地位显然与解放前迥然